邊防九

西戎五

康居　曹國　何國　史國

奄蔡　滑國　噦噠　挹怛

天竺　車離　師子　高附

大秦　小人　軒渠　三童

澤散　驢分　堅昆　呼得

丁令　短人　波斯　悦般

伏盧尼　朱俱波　渴槃陁　粟弋

阿鈎羌　副貨　疊伏羅　賒彌

石國　女國　吐火羅　劫國

陁羅伊羅　越底延　大食

康居

康居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隣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闐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治所五千五百里與大月氏同俗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車罽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以自保固（依其險阻）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本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不通使於其國）燉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乏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置遠人以此聲名爲重終羈縻而未絕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幷非所詳也至晉武帝太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至後魏太武大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者舌（後魏史云即漢康居國也）至隋時謂之康國大業中遣使朝貢其王姓溫月氏人也（隋史云即漢康居之後自漢以來相承不絕）舊居祁連山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此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采國史國曹國何

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
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
王索髮冠七寶金花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幞以帛巾丈
夫剪髮錦袍名爲强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
鬚髮善於商賈諸夷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
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
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犛牛黃金碉砂甘松香阿薩那香琵
琶鹿麝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置千石連年不敗常節
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與書少解則遣學
賈以得利多爲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爲歲首至此日
王及人庶並服新衣翦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
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爲王俗事天神崇
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
疊衣徒跣撫胷號哭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
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
別築一院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卽往取屍置此院內令狗食
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黃
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爲金桃杜環經行記云康國在
名薩末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
祠名按諸國事者本出於此

曹國

曹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闍大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疋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何國

何國隋時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族類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風俗與康國同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及大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來貢

史國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枝庶也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三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里大業中始通中國後漸強盛乃創建乞史城爲數十里郭邑二萬家大唐貞觀中遣使來貢自曹國何國史國皆在漢之康居故地遂便附之

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氣温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槙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那國後魏時曰栗特國一名温那沙後漢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代矣 周武帝時亦遣使來貢

滑國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貢普師子白貂裘

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渴槃陁賓龜茲疎勒姑墨于闐等國焉其獸有獅子兩脚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爲帶女人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郭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使國中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譯然後通至後魏時謂之滑匝

噠達國

噠達國或云高車之別種其源出於
塞北自金山至後魏文帝時已八九十年矣于闐之西東去
長安一萬一千里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
蠕高車及諸胡不同部衆可十萬依隨水草其國無車有輿
多駝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磬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
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又兄弟共娶一
妻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
加帽角焉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餘所皆
役屬之號爲大國每遣使朝貢孝明帝熙平中遣伏子統宋
雲使西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今舉其略

云

挹怛同

挹怛同至隋時又謂挹怛國焉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
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萬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
遣通設字語强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曹國千五百里東
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按劉璠梁典滑國姓
噠噠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其本源或云車
車之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又章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並
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賦王挹闐抄其後重
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
實不可得而辨也今考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說而編之

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身毒國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問
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陁或云婆羅門
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
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
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
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
海與扶南林邑隣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
鄰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顏師古
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則天竺也塞種即釋種也蓋語音有輕
重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皆身毒之地身
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
名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一伽尸國一名波羅柰國
亦名波羅國柰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柰國在
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
國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則便困病或
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壹百五十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
都臨恒河一名迦毗黎
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頭似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
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
人俗脩浮圖道不殺生飲酒桓帝延嘉二年頻從南徼外來
獻時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至轉盛其國
人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人弱於月氏魏晉代絕不復
通梁武帝天監初其王長史竺羅貢獻後魏宣武時南天竺
國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師子貂豹渾胡昆及橐駝犀象有火
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穀之重疊
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琢瑁金銅鐵鉛錫塗

緂織成金剡白疊氎毳氈（氈音塔　氈音登）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爲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爲螺髻於頂餘髮剪之使短丈夫剪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於鬬戰有弓箭甲稍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筭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隋煬帝志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爲限〇大唐武德中其東西南北四天竺悉爲中天竺國所幷貞觀十五年其王姓乞利至（丑栗切）名尸羅逸多或云姓刹利氏遣使奉表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册奉使天竺會尸羅逸多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玄册遁抵于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隣國之兵吐蕃發精銳千二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來赴玄册與其副蔣師仁率二國之兵進至茶鏄（音博）和羅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三千人牛馬三萬餘疋於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順以還

晉宋時浮圖經云臨侃國其王生浮圖太子也父曰屑頭耶母曰莫耶浮圖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始莫耶夢白象始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髮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域西

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授浮圖經國人後圖者其人也偏滿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昔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弟子號各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畧之諸家紀天竺國事多錄諸僧法明道安之流傳記疑皆悞誕不經不復悉纂也已具序略注中

車離

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東西南北方數千里人皆長八尺乘象以戰

師子國

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不見其形但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神師子遂以爲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始非人功歷晉宋代在建康尾棺寺先有徽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身及顧長康畫維摩詰并玉像時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鈕釧時咸歎惜之建康即今丹陽郡江寧縣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剎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迦葉

伽羅訶梨耶亦使使貢獻杜環還記云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
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僇面四時霖雨
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儋耳布裹腰

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
弱易復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
即得之弱則失之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前漢書以爲五翕侯數誤矣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
得高附翕
許及反

大秦

大秦一名犁鞬居言反一云前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
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堂皆以水精爲柱從
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地平正人居星布
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西
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王城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
髦頭而衣文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十里一亭三十
里一堠一如中州地多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
爲所食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
而更立受放者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
或云本中國人也土有駭雞犀駭雞犀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縷者以盛米置羣鷄中欲
啄米至輒驚去故南人名爲駭鷄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土多金銀奇
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龜白馬朱髦瑇瑁玄熊赤螭

壁毒鼠大貝車渠廣雅云馬瑙似玉馬碯廣雅云馬瑙石似玉寶出西海有者似狗多力獷惡寶藏宗反獷古猛反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院之恐爲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絕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難出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曹子建詩云珊瑚閒木難有幻人能額上爲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旄亂出前漢武帝時遣使至安息安息獻犁靬幻人二皆戴冒峭鼻亂髮拳鬢長四尺五寸旛音煩旄人志反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細布作氍毹毳毛罽帳之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練素解以爲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交市於海中西南漲海中

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苗圻甲曆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後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於舶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塗經大海亂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延嘉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入

也外國圖云從隅巨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丈五六尺杜環經行記云拂菻國在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着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七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云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儉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食鵰若鵰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偕徇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鸛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綃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也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精珠或有四舌者能爲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王死則更

鑄已上三國與大秦隣接故附之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理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理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南行至焉

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也

呼得

呼得魏時聞焉在悉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水草畜牧多貂亦多好馬

丁令

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于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下

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明北之南自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腦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突厥木末記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小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爲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爲之備按此亦在西北卽魏略云短人國是也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卽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眞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

肩近下開之幷布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爲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瞢才割反妃曰陟率王之諸子曰殺野耳刑法重罪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稅准地輸銀錢事大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鬼之中最爲醜穢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聖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爲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爲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氷其地多砂磧引水灑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略同

唯無稻及黍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有大鳥卵眞珠頗梨珊瑚琉璃馬碯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銅錫鑌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麨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華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孝明帝時及西魏末並貢方物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隋大業中亦遣使來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屬獻理髮辱蚋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杜環記云自被大食滅至天寶末已百餘年矣

悅般

悅般後魏時通焉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似高車而其人清潔倣胡俗翦髮齊眉以餙塗之昱然光澤曰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燃鈴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即石流黃也太武眞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落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太武乃取死罪因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理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尸山出銀珊瑚虎魄多師子焉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諸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之漢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跋勒九百里東至悉嶺二

百里其王本跋勒國人（魏略西戎傳曰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跋勒○大唐武德以後亦頻遣使朝貢矣）

渴槃陁

渴槃陁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陁國亦名渴羅陁國理悉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跋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跋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戶二千餘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爲名今按懸度悉嶺迤邐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所經即懸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向罽賓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宋雲行記曰大頭痛小頭痛山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則發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爲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其悉嶺俗號極嶷山今按悉嶺周環其國衣服人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甲矟（矟音朔）弓刀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征罰其稅雜輸之服飾婚姻同疏勒王坐人牀死者埋殯七日爲孝太武帝大延三年朝獻於後不絕

粟弋

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夔出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太武帝時遣使朝獻

阿鉤羌

阿鉤羌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深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副貨

副貨後魏通焉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百里宜五穀蒲萄唯有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朝貢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疆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獻方物

賒彌

賒彌後魏時聞焉在波斯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羅勒國路嶮緣鐵鏁而度下不見底後魏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千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床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鏺音撥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大業五年大唐貞觀八年並遣使朝貢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貞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王地平故多果實出好大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敦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突萬伊輒墮者莫知所在牧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簿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胄專相虜掠以爲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邏斯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漿酒醋乳

女國

女國隋時通焉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國王王姓蘇毗女王之夫號爲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

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理國政其俗貴婦人輕丈夫而姓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內或數度變改之男子皆被髮婦人辮髮而縈之其王死若無女嗣位國人乃謂斂金錢得數百萬還於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貴女子賤丈夫婦人爲吏職男子爲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爲家長有數夫焉生子皆從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蜂蜜之及牛駿馬蜀馬尤多鹽常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貴人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納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開皇中遣使來貢

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宣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隨時通焉都悉嶺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城北有頗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曹國千

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大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末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爲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并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鏁頗梨水精盃各一頗梨四百九十牧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呾羅伊羅

呾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荼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理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仆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稍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翦髮衣錦袍不

開縫貪者衣白疊婦人爲髻衣裙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溫
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鍮石訶黎勒石蜜麝皮細疊

大食

大食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
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
據次第摩首受化爲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斯又破拂菻
及婆羅門城所當無敵兵衆有四十二萬有國以來三十四
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
食其國男夫鼻大而長瘦黑多鬚鬢以婆羅門女人端麗亦
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
種無五穀惟食駝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麵敬事天神
又云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
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亦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
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即
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杜環經行記云一名亞
都此處其土女環偉長大青黛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
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
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
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曰人生
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讒言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
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殘必得生天殺其敵人
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儉郭郭之內壓閉之中天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湊萬貨豐賤錦繡
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爲盧舍有似中
國寶舉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算

數粳米白麵不異中華其果有偏桃又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滿菊大者如鷄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杏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国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杏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国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匹起作青者京兆人樊淑劉泄織絡者河東人樂隟呂禮又以纂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脚脘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踠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又有薺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侯溫土地無氷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爲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又云朱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朱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爲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棚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渾水數百派灌一州其土沃饒其人浮嚫墻宇高厚市鄽平正土木既雕刻士亦綵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俗其上者直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禁遏曰黃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食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葱顆葱芸薹胡荽葛藍軍達蔔香英薤孤蘆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爲歲首每歲以畫缸相獻有打毬節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大云若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爲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西俱蘆商客糶此糶彼往來相繼人多壯悟衣常寬大有似儒服其書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魏徵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寶或懾之以利劒投驅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徼一旦之倖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煬帝規模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郡而關右曁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

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繼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也

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三

戊辰四月十四日校畢

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四

邊防十

北狄一

序略

匈奴上

北狄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別說文云狄本犬種故從犬　以畜牧爲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爲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驢騾駃騠騊駼駃騠言能負橐橐而馬生之也駼騊駼言北海驒騱騱駼類也驒騱種超其母騊駼野馬類也生十日而駃騠音決騠音提騊駼音陶駼音圖驒騱音顛又云驒騱野馬也唐

虞則山戎夏則獫玁周則獫狁懿王時德衰侵暴及涇陽（今安定平原郡地並涇水之陽獫音險狁音允也）人被其苦至會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爲中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圖洛之間（今洛之上郡銀川之地圖音銀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今郡則樓煩故地）燕北有東胡山戎（烏桓之先也後爲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晉侯嘗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今鴈門郡）泊十戰國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按漢武帝元朔二年遣衛青遮絕西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泰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西北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却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今嬀川郡之北襄平即遼東所理今安東府）置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嬀川等郡）漁陽（今漁陽密雲）右北平（今北平郡）遼西遼東郡以距胡（今安東府地）匈奴之先夏氏之後殷伐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强盛以爲隣敵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爲塞（陰山今安北府北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曰正北匈奴以橐駝白玉爲獻當時猶微也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今洛交安化郡地）至冒頓匈奴

益强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爲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郡東南）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冒頓後復大入蕭關（今平涼郡蕭關縣）燒回中宮（今扶風郡界）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爲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剋自爾侵盜尤甚衞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關河西置酒泉等郡（今隔絕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爲五單于呼韓耶南和近塞朝漢爲藩臣郅支奔康居爲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今嬀川郡）以西至燉煌（今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善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萬人道窮（一作遑）道分裂爲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飢疫死耗分爲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欵塞願永爲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今榆林郡界）于（府地）後又移居美稷（今西河郡）臧宮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爲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爲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今太原西河昌化郡之間）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

谷渾陽之間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强盛光武納班彪冊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爲曹公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壇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爲小種鮮卑軻比能破滅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廳中强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杜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爲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强蠕蠕主斛律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略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于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强盛控弦百萬據陵中夏大唐武德中寇原州（今平源郡）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今靈武郡）總管張寶相禽頡利獻焉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爲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

皇中國亂各自爲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定今博陵郡趙今趙郡）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略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爲大患者則不暇録焉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今柳城郡）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黄麞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没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營爲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上

匈奴先祖夏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府幕爲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爲怯雖趙邊士皆曰不用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彀者十萬（彀張也音工豆反張弓弩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來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胡也襜音廉反）

檻魯甘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衆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有罪謫合徙者令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今九原郡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繕補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臨洮在和政郡和政縣即長城之所起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今安化延安平原郡之地後爲甘泉胡王虜其民衆畜産既歸西擊爲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疑今朔方新秦等郡之地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河那庸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庸地今延安那庸施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尚久遠也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按後漢史南單于比姓虛連鞮疑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攣力全反鞮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撐大庚反匈奴謂天爲撐犂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谷音鹿蠡盧弓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

屠者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
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
官呼衍氏蘭氏顏師古曰呼衍卽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
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其下並同今
嫣川郡之東接穢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今上郡洛交延安咸
寧郡之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雲中單于安邊郡之北各有分地逐
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
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裨小王裨頻移反
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且子余反今沮渠姓蓋本因此官也歲正月諸長少會
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
林課校人畜計劍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也蹛者繞也言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
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蹛音帶其刑法拔刃尺者死
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軋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踩者也大者死
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
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左者以左爲尊曰上戊巳其送死
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巵酒左名擥晉張華曰匈奴
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近幸臣妾
爲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爲趨利趨讀曰趣趣鄉也善爲誘兵以包敵
包裹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舉

死者盡得其家財是時漢初定韓王信於代都馬邑（今馬邑郡地）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今太原府）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在今雲中郡）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婁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帝）母（婁）群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信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奠（奠）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代立爲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遣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强族一旦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卧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帝曰

善乃從敬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今安邊及馬邑郡之北境是）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諸王女公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閼於焉反氏音支）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寖漸也）嫚爲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甫始也）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諛也（諛欺誑也音慢又音莫干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今大謁者張澤報書

單辭謝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卽位復修和親之事而寇盜不已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文帝前六年復遣宗人女爲公主妻老上單于爲閼氏（冒頓子名稽粥也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也）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姓中行名說行音胡郎反說讀爲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旣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

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音直用反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職其人衆畜牧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曰夜教單于候利漢要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今彭原郡彭原縣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風郡縣甘泉漢甘泉宮在今雲陽縣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士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等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遂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衆雲中遼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親事

帝苦匈奴爲患數聞趙將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爲郎中署長爲郎署中最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都甘反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

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繼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騎之士時賈誼論邊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但倒懸而已也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所至莫不率服而后稱皇今匈奴嘗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特何時已臣竊料匈奴扞弦大在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與啓口大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乃敢歲言侵盜慮欲充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能爲此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今中國曰理匈奴曰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

月氏灌窳變皆屬之 窳音庾 其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收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矣不然不大興不足以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西臨重困則難爲工矣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 雲中今單于府榆林郡之地 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鼂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殘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 漸音子廉反 漸也漸音子廉反 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

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自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葦竿竹蕭草木蒙籠枝葉蔽接此矛鋋之地也鋋鐵把短兵鎩市連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隘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之官騎謂矢之善者也發矢道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笥以木皮爲鎧木薦以木板爲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

戰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爲相連及此中國之長伎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伎三中國之長伎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强爲弱在俯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伎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絜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時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衷各用其長伎衡加之以衆衡橫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楊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以備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讀能曰耐下同楊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踈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償仕也償音奪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贅之說反賈音古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左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

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已也猛火曰烈取以喻耳故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徼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絶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繼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天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壍具蘭石布渠荅蘭石雷石也可投人也渠荅鐵蒺藜也雷力内反復爲一城其内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不千家調謂筭度之也摠計城邑謂中今有度千家以上也調音徒弔反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爲中周虎

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遷徙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以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謂其等級同列卿）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若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爲寇驅掠漢人及畜產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爲贖（明得漢人官爲備價贖之耳）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寬省轉將之費益寡

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轉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時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遠音于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公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

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人不足爲彊自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以爲不如和親於是上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鴈門馬邑豪聶翁壹（馬邑今郡豪郡也姓聶名翁壹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不受禁固謂之闌也）與匈奴交易（私出塞交市也）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三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皆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又曰不然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絕域不牧之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悍勇也）虜之兵也（悍急也）至如炎飇（必遙反）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今扶風郡縣）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闢地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今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地）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未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

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理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轂難以爲功從音縱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虜獲也意者有佗謬巧可以擒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避險阻以爲其戒吾勢以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今在馬邑郡界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逗猶行遲也逗音豆撓女巧反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

地以予胡言縣斗辟西近胡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有造陽地辟讀曰僻在今渭川郡懷戎縣北

其後伊稚斜單于時軍目之弟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今張掖郡界攻祁連山今交河郡界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音渾耶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敗召欲誅之昆耶休屠恐謀降漢漢元狩二年漢使去病迎之昆耶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耶則隴西北地河西今武威之西諸郡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今新秦郡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今北平郡定襄今馬邑郡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疋負私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非公家之限糧重不與焉負載糧食者重道用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漢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寘徒千反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

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令音零下同在今西平郡）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言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乂不北擊胡後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見示）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伊稚耶之子）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匿於漠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擾滅貊朝鮮以爲郡（滅與蔑同貊音陌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並今安東府之東）而西置酒泉郡（今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右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眩雷地名在烏孫北眩音縣雷音雷）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復謾以甘言（謾古誣字）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紿詐也徒改反）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特但也）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浞士角反）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菑人（臨菑今北

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却地千里以河爲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按史記蒙恬傳云渡河據陰山而偃云不能踰河而北未詳何爲不同）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萊（萊脞音瑞在東萊文登郡文登縣）琅琊（今郡）負海之郡（今景城郡）轉輸北河（朔方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曰鍾計百九十二石而得一石止）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幃幕百姓靡敝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今九原郡地）數百里遠

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朐（盧朐山名光祿塞今新秦郡銀城縣之北）至且鞮侯單于（且子余反鞮丁兮反烏維之弟兒單于之叔）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且鞮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漢使騎都尉李陵將部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今張掖郡即境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孤鹿姑單于立（且鞮侯之子）六年侵盜上谷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坐江充誣陷衛太子相連）聞之憂懼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而武帝崩漢兵自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憤瀆罷極苦之（孕重懷妊者也墮落也瀆音讀）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及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闘尚德義崇禮讓以懷遠無示奢侈安人而已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卑病

則鳥折辟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功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實社稷也（實音濆）夫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脩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未爲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爲暴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厲將卒奮擊誅厥罪功動黎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論亡十獲三乎夫君子所憲衆人疑焉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固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覩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彊行行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句注在今鴈門郡一名西陘山）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弗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今郡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爲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畜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阪殽塞而亡於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

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脇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鄰薄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無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爲藩臣何謀之敢虜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糸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裙襗曲襟之制觀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制織纊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短戟短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池因水草爲倉庫法約而易辦求寡而易供是以荊省而不可指麾而令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郡臣於宜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驅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强爲弱以存爲亡非一朝爾大夫詞屈不能對壹衍鞿單于既立孤鹿姑之子諷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

侵削昆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産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輒當當者報其直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四月十三日校北宋本冊卷為文祿堂送閱為

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四

匈奴下 南匈奴

匈奴下

握衍朐鞮單于烏羅單于孫也名屠耆堂 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本烏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遯降匈奴 及左地貫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稯侯狐鹿姑單于虛閭權渠壺衍鞮之弟 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耶呼韓耶欲

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爲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
其後呼韓耶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
侯單于諸單于尋罷唯呼韓耶呼韓郅支二單于
左東邊攻呼韓耶呼韓耶破走郅
支遂都單于庭呼韓耶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耶計勸
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
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婁力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駟于
利受入侍呼韓耶單于自款五原塞願朝款叩也甘露三年正
月會正月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
爲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
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
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經上水上坂
自甘泉宿池陽宮在今十三原地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不令拜單于
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禄塞下徐自爲所築者也
漢遣車騎都尉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
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渾朔方縣西北此又轉邊穀米糒備乾飯也音備前
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耶來朝詔公卿議其儀太
子太傅蕭望之以爲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
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
羈縻之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
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爲叛臣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

叛臣也使讓行乎蠻貊福祚流于無窮萬代之長策也天子采之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耶即遂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破堅昆北降丁令（音陵）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耶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強盛北庭人衆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耶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以爲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即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居建昭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即康居誅郅支湯爲人沉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視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排月氏烏弋山離數年之間城障諸國危矣且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驃帥）之令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隨從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冊非凡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障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

劾奏矯制陳言立狀即日引軍分行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爲湯等矯制興師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漸不可開議又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因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摠百蠻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搴貴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聞伏莫不震懼咩韓耶見郅支之誅且喜且懼竊風馳義稽首來賓立千載之功建萬代之安功臣之動莫大焉論大功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人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其行(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疋雖斬死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復音扶目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録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

康居之國强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懸通籍除過勿理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帝下詔赦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湯爲關內侯郅支旣誅呼韓耶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民以自親（言欲取漢女而身爲漢家壻）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嬙音墻）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保守也自請守之今無寇者）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以休天下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

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冠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匈奴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築開少通而行避狄鈔寇也）築木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卑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强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隊令裁

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財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屯塞則生嬾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也嬾易怠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秦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禁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爲寇害

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纍若鞮單于（呼韓耶之子名三）遣右皐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今河東郡河東縣）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爲漢與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蕃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謂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護之謀（護謂詐辭對奏天子從之）遣使往問降狀伊耶莫演曰

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疋絮二萬斤他如竟寧時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株纍之弟名囂知牙斯）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獻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亦猶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一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亂已而後治之戰鬪而後捷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謂精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秋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

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七日不食時奇謫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言也言詞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冒頓以懽道爲書詞順辭以答然後匈奴之結解臣廷議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懽道爲書詞順辭以答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文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補之數月迺罷豈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毒勞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名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耶攜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專制謂以爲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强其兩反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甲健大負力怙氣恃難化

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也惡謂威也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旃拔兩越之旗艾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場羌屬也藉猶踐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拘三時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耕月爲一時因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庸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兒於前此乃上世之遺冊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貴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謁跋

捐往昔和好之辭以悠漢也歸悠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焉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晉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甲者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

而許之加賜錦繡綵帛各各有差他如河平時至平帝幼弱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莽以太后臨朝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荅諭厚加賜焉及王莽簒位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王駿陳饒等六人多齎金帛遣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單于以多得賂遺乃從之單于始求稅鳥桓莽不許因寇掠其人民重以印文改易驚由是生故怨恨

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舉其一國之人皆亡）

降單于受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寇擊諸國莽於是大怒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蘭苞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詔誘呼韓耶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有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

韓耶十五子恭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冊者也周得中冊漢得下冊秦無冊焉當周宣王時儉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蟲蚋之螫毆之而已螫式亦反故天下稱明是爲中冊漢武帝選將練兵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冊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冊今天下遭陽九之戹比年飢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

粮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倉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粮內調發也謂徙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粮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校之事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物故謂死餘粮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薪炭更不可勝鍰金之大以者音富飡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衝

尾相隨衙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恭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恭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累若鞮單于呼韓耶之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咸又請和親遣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歙歙昭君兄子恭遣歙弟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會恭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兼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恭金將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皆坐恭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至呼都而尸單于烏累之弟名烏侵入北邊尤甚由是壞敗班固論曰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冊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尅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

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時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徙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謂漢之隴西今隴西及金城安卿郡之南境漢之天水今天水郡漢之安定今安定平原郡地漢之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寧朔等郡地漢之西河今銀川西河昌化等郡地）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謂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効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謂勸諭）獨可脫以厚利（說音悅）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沒潤與盡）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牽失重利何牽欺上天何牽殺愛子何（展轉謂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今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再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音傲）尚如斯安肯

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襲重也重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剥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鉅依反）亡之阨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簒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耶

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昧貪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貲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音偷）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也制內外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也）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

春秋内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内也是故聖王禽獸夷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内疎而不戚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禦蠻夷之常道也

南匈奴

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者烏珠留之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爲右賢鞮曰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兵（今都地薁音九反鞮音丁奚反）言○後漢光武建武初彭寵反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今榆林九原郎漢之五原郡地）光武方内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以東（漢常山關居代郡今安邊馬邑郡郎漢代郡漢居庸關在今嬀川郡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今上黨樂平高平陽城郡地）扶風（今扶風开陽新平）天水

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今博陵郡）殺掠甚衆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爲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飢疫死耗太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今銀川新秦昌化西河之西境地）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耶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今九原郡）願求爲蕃蔽捍禦北虜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北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蕃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拜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歲盡輒遣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歲以爲常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敗之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漢屬國都尉所理今西河郡隰城縣有美稷鄉蓋其地也）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仍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今郡地）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

曰自擊亡虜與韓曰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皇太子（明帝也）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時北虜衰弱臧宮與馬武上書曰今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憚武事乎今將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尚無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范曄曰光武納黃石存馳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已弘深豈其顛沛平城之圍忍傷黥卫之陣乎）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

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椽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爲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爲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代呼韓單于稱臣受賜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賜邪支單于背德被誅帝從之明年永平中胡邪尸逐侯鞮單于立醯落之子名長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爲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帝與其交通不復爲寇乃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叛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知之乃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其秋北虜果遣二千騎覘候朔方作馬革船欲渡迎南部叛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掠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虜聞漢兵來悉渡漠去時北虜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章帝元和中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胷皮而還北庭大亂屋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時北虜大亂加以飢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匈奴休蘭尸逐鞮單于胡耶之子

名屯將討幷北庭會帝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今烏桓鮮
徒河將討幷北庭會帝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今烏桓鮮
卑討北虜斬單于首臣與王侯新降渠帥議方略皆曰宜及
北虜分爭出兵討罰破北成南幷爲一國今漢家長無北念
又請漢兵併力以屯要害從之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爲征
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
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首虜二十餘
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虜單于輕騎數十遁走是時
南部連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
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
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爲單于將
數千人止蒲類海今北庭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以塞北地
空憲欲結恩北虜乃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
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爲光
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策可得幷禦北
狄故也今朔漢既定宜入大單于反其北庭幷領降衆無緣
復立於除鞬以增國貴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
于者欲安南定北之冊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
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伐章和
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
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

當是漢字

業即和帝也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輸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冊之要也朝廷不從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劒羽蓋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今鄯）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叛還北帝遂遣任尚追斬之破滅其衆至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和帝）帝以其舊禮不備不許後微至自立單于願復修呼韓耶故約和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黎陽郡黎陽縣今汲）出滅無聞安帝時延光三年烏稽侯尸逐鞮單于立（胡耶之子名拔）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黎陽郡黎陽縣今汲）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順帝永建中去持若尸逐就單于（烏稽侯之子名休利）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圍美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

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權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及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鞮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寇掠幽（今范陽上谷漁陽郡）并（今太原西河雲中武原金城郡地）朔（今朔方郡）涼（今安化平鄜等州地）鉅鹿趙郡地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堛樓除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遣中郎將護送歸南庭建康初中郎將馬寔進擊餘黨匈奴烏桓十七餘萬口皆詣寔降桓帝屠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初單于居車延熹初伊陵尸逐就單于立名居車兒諸部並叛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悉降靈帝光和五年右部醯落與休王於扶羅立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

北宋本止此以下缺
元修記 內后四月

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南諸郡（今河內滎汲等郡）時人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獻帝興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厨泉立爲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鈔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以爲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始分其衆爲五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慈氏縣（今西河郡隰城縣）

縣右部居祁縣（今縣中）部居太陵縣（今文水）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晉武帝初塞外匈奴大亦寒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今平陽郡）西河（今西河昌化郡）太原（今府新興（今定襄雲中郡）上黨（今郡）樂平諸郡（今樂平郡大原府之間）靡不有焉大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爲邊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後若後有風塵之驚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並今郡）盡狄庭矣宜及吳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

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冊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傅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首鞮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並來降帝並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焉譚種赤勒種捍蛭種赤沙種鬱鞮種萎莎種胡種跋大樓種雍屈種眞掛種力羯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賢王右賢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爲太子得居之其三姓有呼延氏卜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曰逐鞮出爲輔相則有左沮渠右沮渠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曰逐鞮出爲輔相則有左沮渠右沮渠氏則有左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僭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慕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蛭呼丁反

惠帝元康末魏武所分左部都尉左賢王劉元海漢初高帝以宮女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孫遂冒姓劉氏爲首叛亂編大號據神器自是戎狄迭有中夏矣元海父豹卽單于扶羅之子左賢王也范曄論曰自漢興匈奴强盛爲患窮力殫財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虖庭分爭呼韓耶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單于保塞稱藩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慕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

後匈奴爭立曰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敵之衝奉藩稱臣永爲扞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雖彊盛既深互伺便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慴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而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等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甘亂也而竇憲務三捷之効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已福棄茂天公坐樹大蝮害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論失方叛服不一其爲疾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訛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立墟帝宅（劉元海等及拓跋氏並都中國）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